

短篇小說

雨傘

梅 遜

中午天氣還好好的。兩點多鐘的時候，忽然樹葉響動，起了風，從東北風方的山背後，升上來大片的灰雲。那灰雲很快地擴張着，不久就佈滿了天空，把太陽也遮沒了。金火燻知道快下雨了，忙把晒在竹竿上的衣服一件件收下來。兒子阿旺和女兒阿珠，也幫忙把外面的一些小物件拿進屋裡去。——他們兄妹倆都在額上覆着。這天是星期日，都在家裡溫習功課，沒有出去。

金火燻從田間巡視了一周回來，笑嘻嘻地向金火燻說：

「這雨來得真合時啊！田裡正缺着水！」

「唔！金火燻也笑嘻嘻地應了一聲。」

不一會，那好雨便開始降落下來了。雨點很大，先是疏疏的，把地上乾燥的塵土都打得飛揚起來；空氣裡混合了雨水和塵土的氣味。接着，雨點緊密起來了，浙浙瀝瀝地洒落在屋上，樹上……

這時，一個青年男人，兩手遮着頭，氣喘吁吁地跑到金火家來躲雨，他站在門口，用手帕擦着臉上的水，自語的說：

「好好的天氣，忽然下起雨來……」

「先生請裡面來坐吧！」金火燻向那陌生人招呼道。

「多謝，多謝！」陌生人點點頭，他跨進門，向屋裡環顧了一周，然後在一張凳上坐下來。他們望着外面的雨，一時都沒有說話。

那雨下得越大了，天空灰雲也越低沉。山頭籠罩着濃白的霧氣。遠處的景物，隔着雨，看去好像是朦朧的水墨畫一般。屋簷頭，水像一條條小瀑布往下流，地上流成了縱橫的小渠。

這一陣大雨下了二十多分鐘還不停止。那陌生人顯然有些等的不耐煩了；他不安地站起來走向門邊，然後又回來坐下，好像被關進了籠子裡的野獸似的。

「唉！他怨嘆地說：『這雨不會停了！』」

金火燻望着那人，同情地說：「如果是雷雨，下過一陣就會停的。今天這雨沒有響雷，也許時間要下得長一點。」

陌生人更急著：「那怎麼行呢？我今天怎麼回去法呢？」

「你家住在什麼地方？」

「我在臺北。今天來這裡看朋友的。」陌生人說：「吃過了飯，看天要下雨，我就走了。朋友本來要借傘給我，我以為不會上得這麼快，沒有要。——我只要走到車站，上了車就不要緊了。真糟糕！想不到走到這裡就下了起來！——唉，我早走十分鐘，現在就到了車站啦！」

「等這一陣過去了，雨就會小一點的。」金火燻安慰他。

過了五分鐘，那雨果然漸漸地小了。陌生人吐了口氣，站起來就要走。

「雨還在下嘛！」金火燻說。

「不要緊。好在這裡到車站不太遠，我可以跑過去。」

「請等一下！」金火燻喚住那人，匆匆地到屋角去拿了一把還散發出油漆氣味的新的紙

雨傘來：「你拿這傘去用吧！」

「不不的。」陌生人感激地推辭着。

「你帶去。不要緊的，等你下去來時，帶來還我好了！」

金火燻讓得很誠懇，陌生人望了望外面，雨仍然下得很密，只得感激地接過傘來。

「多謝，多謝！我明天一定送還你！」

「不要緊，等你哪天方便時帶來好了！」

「真多謝！我明天就送來！」

那人撐起雨傘，點頭告別，走出去了。雨點落在傘面上，沙沙地響着，跳起一層小水珠。走了幾步，他掉頭四周看了一下，好記住金火燻家。然後便直向車站走去。

從金火燻家拿傘的時候，金火燻便一直看着他。因為那人前額，下好說什麼。這時，那陌生人走遠了，她便問金火燻道：

「你認識這個人嗎？」

「不，」金火燻回答：「他姓什麼，我也不曉得。」

「你真糊塗！」金火燻着急說：「你不認識人家，怎麼就把傘借給他呢？」

這時，雨又大了起來。金火燻說：

「你看，外面雨下得這麼大，人家沒有傘怎麼走？不要被雨淋出病來嗎？」

在人道的立場上，金火燻倒也並不認為金火燻的有什麼不對。但她是一個愛惜物件的人。這把雨傘，是阿旺上學用的；以前一把舊的用了，破得不能再用了，所以給他買了這把新的，還不到兩個月哩。金火燻對這把新雨傘特別愛護；每次下雨，阿旺從學校回家，她總把傘拿來撐開，放在屋裡空地上，讓風把上面的水吹乾；不用了，便好好地收在屋角的木架上。現在，被金火燻把它借給一個不認識的人，她怎麼能放心呢？

「我怕他不還我們了！」她憂慮地說。

「不會的！」金火燻說：「世界上的人都像你說的這樣，還怎麼行呢？我如心借給他傘，他不會不還的！」

「嘿！你只道世界上的人都像你這樣老實的嗎？——他不還，你到那兒找他去？你連人家姓什麼都不曉得！」

「一把傘能值多少？看你真把人家說得一錢不值了！——依你說，外面下着這麼大的雨，就看着人家淋着走嗎？」

「好吧！你明兒最好上街多買十把八把傘回來放着，等天下雨了，看見沒有帶傘的人，你就送他一把！」

金火燻笑了笑，不願和她拌嘴。他心裡一點也沒有什麼不安。那把傘，現在還不能斷定人家還不還，所以金火燻也就不再說什麼了。

第二天，雨聲下着，阿旺上學，只好仍用以前那把破傘。金



火燭着，又怨金火叔：

「你看好好的新傘送給別人用，叫旺仔用還破的！」

這一天，金火燭不住向門外望，只等那人還傘來。可是，望到晚，那人也沒有來。吃晚飯的時候，她看着金火叔說：

「我看，那把傘不會再還來了！」

「今天還下着雨嘛！」金火叔說。呷了一口湯。

「下雨也該還來呀！下雨人家也要用嘛！」——他不是說今天就送來的嗎？」

「別囉囉——人家住在街上，這麼遠的路，下雨天特為來還傘？」

「只怕不下雨也不會來還的了！」

金火叔有點不耐煩了：「我們來打賭好不好？——人家把傘還來時，怎麼樣？」

「好！你們打賭，我作證！」阿珠大聲說。

「打賭就打賭！」金火燭說：「人家把傘還來，我買鳳梨請你們吃！」

「贊成！」金火叔笑着說。

「如果不還來呢？」金火燭反問。

「不還，我買鳳梨就是啦！」金火叔說。

阿旺笑道：「不管傘還不還來，我們都有鳳梨吃！」

「今天不算，」金火叔又說：「再等三天——如果三天內人家不把傘還來，就算是我輸！」

「我看，你是輸定啦！」金火燭含着滿口的飯說。

「不一定——」金火叔問阿旺：「你看哪個會輸？」

「阿母會輸！」阿旺說。

金火叔笑了，向金火燭說：「輸了，我們不許賴啊！」

「我不會賴的。」金火燭說：「傘送回來，我情願買鳳梨！」

一頓晚飯，就這樣談笑地吃完了。

第二天，天晴了。可是，到下午阿旺們放學回來，那人還沒有送傘來。金火燭念念不忘那把新傘，帶氣帶腦地向金火叔說：

「今天不下雨呀——你去買鳳梨吧！」

「別忙！還有兩天呀！」金火叔笑着說。

就在這時，那陌生人來了，一手拿着那把雨傘，另一手拿着一个小籃鳳梨。進了門，把傘遞給金火叔。

「謝謝你借給我這把傘！昨天我本要送來的，因為有點事，沒能發來。實在對不起！」

他隨着，又把那鳳梨遞給金火叔：「我帶來兩個鳳梨，請你們吃吧！」

金火叔不肯接：「這是做什麼？不，不，我不能收你的！」

金火燭在一旁眉開眼笑地望着陌生人，也幫同說：「不能！不能！」

「我順便買的，這不算什麼！」陌生人見金火叔不肯接，便走過去把鳳梨放到桌上：

「你們太客氣了！」

「怎麼好意思收呢？」金火燭殷勤地：「先生請坐吧！多謝你啦！——阿旺！給這位先生倒一杯茶！」

「不，我不吃茶了！時候不早，我要回去了；我今天特為送傘來的！」

「傘是不用忙還的，你哪天方便的時候帶來就是啦！——還要特為送來！」金火叔說。

那人一走，金火燭便把雨傘打開來，檢查了一遍。沒有發見破損，她安心了。

「怎樣？」金火叔笑着問：「還來了吧？」

「阿母買鳳梨！阿母買鳳梨！」阿旺笑着鬧着。

金火燭臉紅了，笑着，把陌生人送來的鳳梨，拿了一個給阿珠說：

「別鬧！拿去割了大家吃吧！」

「這是人家送的呀！阿母應該另外買！」阿旺也和母親取鬧。

「賊猴仔！」金火燭笑着罵道：「你們有鳳梨吃就算啦！還問哪裡來的！不都是一樣嗎？」

金火叔笑道：「看你嬌厚臉皮！頰啦！哈哈……」

阿珠到廚房拿了刀來，阿旺幫忙她，把鳳梨削了皮，切成塊，裝在盤子裡。一家人圍着桌子，一面吃着，一面說笑。他們覺得以前吃過的鳳梨，從來沒有一次像今天這樣的甜蜜。

四十四年七月廿二日於臺北

（上接第五頁「農民節談糧食增產」）

活安定，提高耕作興趣。

這些都是有事實可以看出的，希望全省農民同胞和我們繼續合作，共同來執行政府的糧食政策，這是我們今後還要作最大努力的。

目前唯一可能加強努力的，除盡可能開發水利與提高單位面積產量以外，

今後增產的途徑，我們認為要在現有的耕地面積上，進一步使能有效的利用。

把各種作物加強實行中間作，來增加各種作物的栽種面積。例如：（一）在臺中地區於稻作收成後，可以種甘藷、小麥等，於收成後再種稻谷；（二）在臺南地區於稻作收成後，可以種甘藷、小麥、大豆等（或利用甘蔗間作種花生）

，於收成後再種稻谷；（三）在高雄地區於稻作收成後，可以種甘藷、大豆等（或利用甘蔗間作種花生），於收成後再種稻谷等等方法，同時把過去原屬旱

作如種植甘藷、落花生、大豆等地區，利用原有水利灌溉所排出的餘水或利用其他地下水源，來改種稻谷，以增加稻作的面積。今年糧食局對於主要雜糧肥料施用的供應量已有增加，還計劃防治病蟲害，貸放生產資金，供應小麥及落

花生種子，收購甘藷、甘藷簽及小麥、落花生等，以為鼓勵，希望大家盡量利用中間作，來配合增產的目標。糧食局在今後還要繼續獎勵甘藷增產，使價格

低廉，除食用外，並可以增加飼料的供應。

全省農民同胞們：今天是你們好的節日，我們對各位過去一年一年的辛勞努力，獲得糧食增產的偉大成就，應該表示無限的感謝。

你們這些成就，不但是個人的利益，而且也是國家和地方的利益，你們的貢獻，不但維持了自由中國軍糧民食的供應，而且加強了自由中國經濟的基礎

，這種功績是很偉大的。

我們希望大家繼續努力，支持反共大陸的成功，爭取反共抗俄戰爭的勝利

最後敬祝

各位健康！增產成功！

四十五年二月四日於糧食局